



二十世纪的

哈尔滨

历史回眸

钟灵毓秀 尚志

哈尔滨出版社



第一章

尚志市有着光荣的历史，并产生了历史上一些赫赫威名的人物。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人文和自然两方面都独擅胜场。

尚志市，原名珠河县，因纪念抗日英雄赵尚志改名尚志县，后撤县设市。这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风光秀美，得天地之灵气，荟英雄之豪气，素有人杰地灵之说。

尚志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张广才岭西麓，位于东经 $127^{\circ}13'51''$ 至 $129^{\circ}12'18''$ ，北纬 $44^{\circ}28'39''$ 至 $45^{\circ}34'52''$ ；市境东西长 152 公里，南北宽 122 公里。东界海林市，南邻五常市，西连阿城市，北与延寿、方正、宾县毗连。滨绥铁路横贯全境东西；绥满 301 国道滑雪场高等级公路，从市中通过。尚志市西距省城哈尔滨 127 公里，东距牡丹江 177 公里，方通公路、哈绥公路在市区交汇，城乡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尚志市地域广阔，全市面积 9,000 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丘陵面积 7,128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80%；平原、漫坡、甸子地 1,33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5%；水库、河流、沼泽面积 450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5%。尚志市大致是“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貌结构。

全市辖 10 镇 12 乡，342 个行政村，总人口 60 万人。除占大多数的汉族外，还有朝鲜、满、回、蒙古、锡伯、壮、鄂伦春、苗、维吾尔等 15 个少数民族。全市现有耕地面积 96 万亩，可开发利用的五荒 124 万亩，万亩以上灌区 5 处，全市耕地面积基本实现良田化，宜农、宜牧、宜林、宜副，发展“两高一优”农业条件优越。

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蚂蚁河流域繁衍生息。近些年来，先后从尚志市亚布力镇、苇河镇和万山乡等地，发掘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尚志市海拔高度在 176~1639.6 米之间，整个地貌呈东南向的西北环形高、中间低的阶梯特征。尚志市山脉属长白山系分支小白山脉，受新华复第 2 隆起带（张广才隆起带）影响，地势复杂，山岭连绵，多为东北西南走向和南北走向。全市大小山岭 162 座，具有地域特色的地貌有：大锅盔、二锅盔、三锅盔、石嘴山、帽儿山、万佛山、四方顶子山、元宝顶子山、大高丽山、二高丽山、城墙砬子、牛心山、苇河鸡蛋砬子、石人沟、石缝山、苇河虎跳崖瀑布、腾龙峡。

主要河流水库有：蚂蚁河、东亮珠河、乌珠河、阿什河、大泥河、冲河、黄泥河、金沙河、西亮珠河、驿马河、苇沙河、新月湖、三股流水库、东安水库、黑龙宫水库、红旗川水库。

主要动物资源有：金钱豹、野猪、鹿、狐狸、狼、山兔、狍子、熊、貉、黄鼬、香鼠、花鼠、灰鼠、蛇、蚌蛤、鱼、蛙以及飞龙、野鸡、野鸭、鸳鸯等多种珍禽。

主要植物资源有：红松、落叶松、白桦、柞、橡、水曲柳、黄

菠萝、山杨；刺嫩芽、黄瓜香、蕨菜、薇菜、黄花菜、黄蘑、榛蘑、木耳、猴头蘑；梨、沙果、“三莓”、托盘、山茄子、都柿、猕猴桃、“尚志一号”、“尚志二号”温室桃、铃兰花、映山红、玫瑰花，以及落户北国的江南佳丽：牡丹、荷花。

主要矿产资源有：黑色金属矿、贵重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稀有放射性金属矿等多种。

尚志市地域辽阔、山岭连绵、森林繁茂、植被厚实，中草药资源品种繁多、储量丰富。初步统计有各种中草药二百八十多种。

虞舜三世，尚志市境是肃慎人繁衍地之一。至汉以后，是肃慎后裔所居之地。渤海国时期，今尚志市当属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市东京城）管辖。

尚志市原名珠河县，是因盛产珍珠得名。清高宗乾隆皇帝由避暑山庄启驾东巡，曾赋七律四首分咏东珠、人参、松籽和貂。其中《咏东珠》云：“出蚌阴精称自古，大东毓瑞未前闻。混同鸭绿园流伙，合浦交州独产分。取自珠轩供赋役，殊他蚌户效殷勤。纬萧亦识留名喻，沽誉难更旧制云。”东珠，珍珠名，主产于混同江（即今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其实远不止这二江流域。早在《晋书·东夷传》就谈当时的夫余国“产美珠，珠大如酸枣”，这夫余国就在现今的松嫩平原，东起绥芬河、西到嫩江、北到黑龙江、南包括松花江诸多支流。《珠河县志》说：“蚌形长圆曰蛤，江河皆有之，藏水之深处，孕育光华以生以养，遂结珠胎，俗珠者是也。”珍珠，即蚌蛤珠，又称东珠，尚志诸河早年产珠颇盛，亮珠河和乌珠河，均以产珠得名。市内至今仍有以珠子营（即当年采珍珠人的宿营地）、珍珠、珠宝命名的村。亮珠河产东珠颗粒圆巨，光彩灿烂，为清廷贡品。乌珠河清朝时盛产有光色黯的乌珠。当时珠河的乌珠献贡清廷最为珍贵，乾隆皇帝所咏东珠，当不仅指混同江和宁古塔（今宁安）诸河所产之珠，亮珠河和乌珠河所产之珠，亦在其中。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把喜欢珠饰的传统带入宫廷，把饰珍珠定为服饰典制。清代严禁民间私采珍珠。在清代宁古塔、吉林一带设置有打牲乌拉总署，负责为皇室供东珠等特产，年贡鱼珠、记珠者曰艇户，归打牲乌拉总管管辖。所有江河之珠，统由打牲乌拉总管采捕。乌拉总管每年都要分派官员到牡丹江、松花江流域诸江河中去采珍珠。《吉林外集》中详细记载了采珍珠的方法、采珍珠的艰辛和东珠已成为向朝廷进贡的佳品等情况。

66年前的珠河县教育局局长龙祥麟，曾赋《亮水藏诗》，诗中不但讴歌了亮珠河“天生异宝出东珠”，更欣喜清廷统治的垮台，“沧海”变桑田，亮珠河的奇珍再不必贡“猷”旧皇都了。统治者从其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出发，在建制之初就十分重视黑龙江地区的交通道路建设和管理。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金朝在黑龙江地区以金上京会宁府为中心，开辟了通往东、西、南、北各方的交通线。今尚志市境是金代上京会宁府通往恤品路必经之地。金上京通往胡里改路的南行路线从黑龙宫山城通过。在尚志市境内先后发现多处金代遗址，出土大量的布纹瓦残片、带盖陶罐、铁制工具及大量铜钱。今尚志市境金代属上京会宁府乌吉赫部。金代时的尚志域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人口稠密、生活富庶，是女真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

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努儿干都指挥使司，其范围在今松花江流域。努儿干都指挥使司下辖玛闐河卫，亦称玛闐窝集卫，今之尚志市境即属玛闐河卫（“玛闐”今写作“蚂蚁”，系满语，意为肘。“窝集”满语“森林”之意）。

蚂蚁河是尚志的母亲河，是黑龙江水系松花江右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尚志市亚布力境内的张广才岭西坡、海拔700米的虎峰大岭。蚂蚁河开始由东向西流，途经苇河镇、尚志镇、加信镇利民屯，在方正县红旗乡于家屯黑河口东入松花江。全长341公里，流域面积达10727平方公里。因河流形状弯曲如肘，故名。

尚志市俗称此河为“蚂蚁河”。经查发现，“蚂蚁河”一名始见于1930年（民国19年）《珠河县政府属境江河流域调查表》，想是当时人们不解“蚂蚁”之意，根据谐音衍化而来。

“蚂蚁河流数百里，淘尽英雄靡底止；白浪掀天劫火红，千古兴亡悲此水……”前人的《蚂蚁河吊古》诗句，勾起了人们思古之幽情。198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蚂蚁河畔的尚志市亚布力林场北沙场，苇河镇青云村长寿乡耿家屯和延寿县华炉乡、青川乡等地，发掘出多处新石器时代生活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大量的灰烬和烧烤痕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和束腰型石锄、石斧、石铲等劳动工具。还在尚志市亚布力东兴村、马延乡，延寿县六团镇、寿山乡、玉河乡等地，发掘了多处金代遗址。这说明至少早在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蚂蚁河流域活动。尽管蚂蚁河地处太古洪荒天然林内，荒山漫野，遍地荆棘，冬冰夏虻，不适于居住，但历代仍有少数游牧人艰难、顽强地在蚂蚁河流域夏渔冬猎。历史上满族人也在物产丰富的蚂蚁河流域生息、繁衍、发展。

1980年，前延寿县诗人曾赋诗盛赞蚂蚁河“绿阳荫下小舟横，十里烟波夕照明”，生动地描述了蚂蚁河美丽景色。宽阔的蚂蚁河历史上曾通航。据《珠河县志》记载：“蚂蚁河流域上下约五百里，自珠河县至东河口至入江处，有航行小轮。”另据1943年成书的《延寿县志》记载：“民国13年（1924年），雨水充足河水深阔，经县城商民李海，往哈尔滨购得小汽船一只，往来同（宾）乌（珠河）间，蚂蚁有轮船，实自此始。”当时这段水道上曾有六七艘木制风船和一艘小汽船常年驶行。每艘大风船载重可达2~2.5万公斤，小风船载重也有1万公斤。小汽船可载客20余人，并能拖带两只小风船。民国17年（1928年）7月，李猷楼将汽车柴油机改装成32马力的“隆泰号”小火轮，船长8米，吃水线1米，可载客34人，载货170多件，行抵珠河县车站。这些船载着外销的大

豆、杂粮去依兰县，又载回生活急需的杂货和布疋。

“九·一八”事变后，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富饶的蚂蜒河流域，致使胡匪四起，商业萧条，加之连年水患，蚂蜒河上航运停顿。据伪康德元年（1934）《吉林省各县略志》载：“蚂蜒河在去年北满大水灾前，虽不曾航行大船，然尚有小船航行其间，水灾后，荒废已甚，故呈不能行船之状态。”况且各地纷纷修筑“官道”，汽车往来便利，农商接运货物，皆由陆路转运，水运已无利用价值。至此，结束了蚂蜒河上水运船航的历史。昔日蚂蜒河上“桅高冲破落霞红”、“绿阳荫下小舟横”的胜景，已成为历史上的画卷。

蚂蜒河水质肥美，为鱼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盛产鲤、鲫、鲇等十多种鱼和蛤蚌、虾、鳖多种水产。而且蚂蜒河还为流域的人们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珠河县志》云：“蚂蜒河水经俄人化验，清洁无滓，养分甚多，可媲美奉天八王寺之水，制啤酒为佳品。”现一面坡啤酒即用此河水酿制。尚志人对蚂蜒河有着深深的情感。

清代初年，清朝统治者在奠都北京之后，为了独享东北的人参等土特产，为了维护八旗兵的设计，更主要的是为了保持满人骑射风习和尚武精神，于是，采取了封禁政策，禁止关内汉人来黑龙江。柳条边墙挡不住人类对生存的渴求，对那些失去土地的“山东好汉”，当被天灾人患抛掷到生死场上之时，他们便顾不得皇帝“不许入境”的禁令，甘冒被杀头、坐牢、杖枷之祸，毅然“闯关东”，与皇帝老子交换了故乡。那些出关外的山东好汉，本土老乡亲切地叫他们“山东棒子”。“山东棒子”一称谓最初是因他们手持木棒得名。原本就是中国传统兵器的木棒，在这些山东人手中，行路可作手杖，遇险可以自卫，“闯关东”，一个“闯”字轰鸣了一段历史。

一直到了清末，清政府终于废除了消极的“封禁政策”，关内汉人大量流入东北，土地得到普遍开发，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这

是黑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远在咸丰、同治年间，吉林的夹皮沟（南金厂）有个叫宋士信的人，东徙到长寿山（今延寿县玉河境内），以挖参为业，其他挖参者皆称其为老将。清光绪初年，吉林将军衙门欲开放蚂蚁河两岸荒地。有个姓张的人联合五常堡驻防旗人勘放荒地，以便从中渔利。宋士信探得了内情，便邀集民众，要赶跑他们，双方竟开枪射击，姓张的人中弹身亡。经此一役，宋士信名噪一时，从此开始发迹。就连吉林将军铭安，也“欲谋一面”。“（宋）士信慨然赴省，将军礼见之，与语，以为奇，赏给五品官衔，委令助理蚂蚁河垦务。”（见《珠河县志》卷二）。宋士信便带回很多吉林将军印照（即大尾照），广招垦户，组设东西会房（东会房即今延寿县城，西会房即今尚志市长寿乡长河村）。光绪八年（1882年），置宾州厅，并设烧锅甸子（今延寿县周家屯）分防巡检衙门。宋士信（时任练会会长）按生、聚、教、养四甲发给吉林将军的“大尾照”。

“大尾照”，是四至极大的地照，“纳租几垧几亩，四至包括千垧万垧”。大地主刘国臣凭吉林将军地照，占据了乌吉密河车站（今尚志站）铁路南北几十里的土地。一面坡大地主朱子衡的一张地照载明，东西五十里，南北六十里之内，山林河木，皆归朱姓。由此可见，蚂蚁河两岸荒地，都被商人、地主所占有。

民国初年，乌吉密河一带人口逐渐增多，经济日趋繁荣。民国4年（1915年）秋，吉林省清丈土地，规定大尾照内所载的边界四至一律无效。“五常县土地清丈局长尹连元，起员黎雨民等设局，借住一面坡东车站，勘放大青、大肚两川官荒。”最先吉林省土地清丈局领得今尚志境内官荒地照，取得官荒开发权，霸占尚志山河，最早成为今天尚志境最大的官僚地主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军阀段祺瑞。段祺瑞以“德政堂”的名义，在珠河霸占了大青川、大肚川两处荒地17989垧，一代名将张学良在一面坡也占有大

量荒地。

1916年（民国5年），同宾、五常两县土地清丈，勘放官荒。后因人烟渐稠，治理不易，遂有邑绅沙振洛、宋子馨、尤玉书、邢耀庭、刘凤臣、谭恒久、葛辅宸等自愿捐资，联名请求设治。

1920年（民国9年）1月1日，一面坡、乌吉密河两地绅民朱星五、沙振洛等41人联名上书吉林省政府，请求在乌吉密河（亦称乌珠密河）设治。呈文说：“一面坡地方自前清末季始渐开辟，二十年来，商民日渐繁盛。前清时设巡检，隶属长寿县，即今之同宾县。改革后裁分防巡检，仅设一区官震慑其间。按同五荒务所放之荒九千余方，垦民万有余户。统计合境商铺600余家。幅员既广，人民日多，县城距离穹远，控驭实难周到，良莠杂处，奸宄肆行，实无异畜群羊而无牧者，拥厚资而失家主也。况地当同五之间，民刑诉讼往往草混。每遇命案，或藉故迁延，或羁困旅邸，致有经年未结之案，终身不白之冤，此官府远而民隐受其患也。近年盗匪日多，尤为惨毒。当年八月九日，胡匪冲破一面坡街，烧杀四小时之久，公民等身受其灾，事后思之，犹为骨栗。自受此创之后，从荒户多有迁徙他处，其未来者裹足不前，地方受莫大影响。公民等痛定思痛，所以弭害求治安之法，只有请求设治一策。苟得一贤明长官，不但盗匪潜踪，而兴学校，设警察，保商务，安流氓，则远道荒户将有不招而至者。但兹事体大，需款浩繁，际此国帑支绌，恐无此项开销。公民等集合众户，塾商筹款之法，金愿照所领荒地按门筹捐，除旧有二成经费外，愿再附加设治经费一成，统计三成。此系众户为请求设治，情甘乐输，与藉端苛敛者不同，并拟请将同五两县荒务案件归设治局办理，既清荒政，又免虚糜。此外，踩探调查，尚有雪星未放之荒约二三千方，亦请归设治局勘放。又调查，荒务放出清字归设治局勘放。又调查，荒务局放出清字照地共有六千余垧，皆自本年开科。以上皆为民等预筹设治经费大略，如蒙恩准，即请咨部立案，并请

派员划分界地，迅速开办，以安居业，实为德感。”吉林省公署接此呈请后，曾批示：“该处究竟应否设治，仰候派员查具复，再行核夺”。此后，设治一案自1920年（民国9年）提出呈请，因争执设治地点，乌吉密河、一面坡、苇沙河、同宾等地各界人士及滨江道署、吉林省公署、内务部、财政部之间往来呈文、咨文、电文不断，多次派员查勘，历时3载，到1922年（民国11年）总算设治成功，足见商民望治之孔殷。经国务院内务、财政两部 and 总统批准，与同宾、五常划界分疆，设乌珠河、苇沙河两设治局，隶属吉林省管辖。

1923年（民国12年）设治期满一年后，乌珠河设治局设站员李春荣于8月呈请滨江道署改设县治。但吉林省公署指令：“该局成绩尚可，仰仍督饬，就已经呈准各案积极进行，毋稍懈弛。所请改为县治一节，应候查核办理。”1924年（民国13年）李春荣去职，由孙荃芳继之。1926年（民国15年）9月，孙荃芳继续呈请滨江道及公署，陈述设治成绩，请改县治。孙荃芳呈：全境原有熟地662217.5亩，1926年（民国15年）又新垦52500亩，总计714717.5亩。全境共有17530户，79678人。“乌街及一面坡、乌吉密各镇商业较诸（民国）十二年时增多约三分之二。粮石出口，早岁不过一千余车；至（民国）十四年冬时，即由乌吉密河、乌吉密、一面坡各站装出粮石至八千余车之多。出产之丰富，商民之云集，今昔迥异。”据此，呈请改设县治，“以慰人民殷殷请治之望。”前后历5年时间，又是往来文书不断。吉林省公署终于于1927年（民国16年）5月1日，即发第2001号指令，准予乌吉密河、苇沙河改县，列为三等县，并以珠河、苇河分别命名，另案颁发县印。是年5月3日，滨江道署即委原乌吉密河、苇沙河孙荃芳、蒋树春两设治员为珠河、苇河两县知事。1928年（民国17年）4月27日，珠河、苇河两县分别领到内务部印铸局铸发中字1686号“珠河县印”、“苇河县印”铜质关防。

珠河，经过开发和设治后，人口增多，各行各业逐渐兴旺起来。但是衙门是租赁的茅草房，没有个衙门的威森样。第一任设治员李春荣上任之后，就着手筹划修建县衙门，这又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住在街东头的地主秦鹤年、刘丰五等人，主张把县衙门修在街东头。秦鹤年说，在申请设治时，我情愿拿出三方多地（每方45垧），可放街号，补助设治经费。李春荣表示赞同，准备把县衙修在北台子（今尚志镇解放桥以北）。可住在街西头的地主沙兹图却不同意，认为东头荒僻，西头靠车站近，比较方便。他又找出西头两个地主刘新亭、邵百普来，说他们也有荒地拿出来修县衙门。为了把衙门修在自己家门口，东西两派地主争吵了四五年，西头的地主竟然大肆贿赂上级地方官，将主张东头建衙门的设治员李春荣免职。同样，前来接任的设治员珪，主张西头建县衙门，也被东头地主告掉了。争来争去，直到1925年（民国14年）11月，新来的设治员孙荃芳到任为止，才平息了这场争端。因为孙荃芳后台硬，在未到任之前，已事先把秦鹤年、沙兹图等人压服，才算把衙门修在西头，修在沙兹图门口。

修县衙门的地址定下来之后，以孙荃芳为首，于1926年（民国15年）秋，组成勘筑城基衙署委员会，计划修建大宅10座、监狱1所、普通房126间等，共需大洋10万元。可钱从哪来？他们向上边打报告时说得天花乱坠：“全境农商会捐助1万元，地方商农各户1元。”实际上除了东西放街基号，清查街基，按街基每方丈收二角钱补助费，有街基号盖房子就得拿钱外，对报告中的商农会，士绅捐助部分，也全部转嫁摊加在老百姓头上了。他们规定：“前议农商会担任之一万元，按地方征收粮捐数，每元粮捐加收一角；农商各户，士绅担任之一万五千元，按全境农商户分甲乙丙三等缴纳。甲等每户收四元，乙等收两元，丙等收一元。由商会担任催收，限半月收齐，并有警团协助办理。”这样一来，老百姓卖粮缴捐交纳，摊派也是老百姓摊得多。地主、士绅落个美

名，老百姓吃苦头。催缴有警团协助，哪个老百姓敢抗捐不纳？！

勘筑城基衙署委员会的成员有：正会长孙荃芳、副会长东北陆军 36 团第 1 营营长马文汉，其他委员和各股成员也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和头面人物。总监工是大地主宋迪安。于 1927 年（民国 16 年）5 月 15 日开工修县衙，至 1928 年（民国 17 年）10 月 10 日全部竣工，历时 17 个月。县衙就坐落在现在的尚志小学旧址。

第二章

中东铁路是沙俄企图对我国进行殖民统治的见证，也是沙俄入侵东北的铁证。而中东铁路的兴建也开始了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争夺。

19 世纪末，沙俄政府决定于 1896 年 5 月 26 日（俄历 5 月 14 日）为沙皇尼古拉第二（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在清朝政府看来，这是一次加强交往的良机，应该派遣重臣前往道贺，以加深两国的“友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二月十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为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著派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前往俄国致贺，以重邦交。”（《德宗实录》第 382 卷）随后光绪皇帝又“敕谕”：“一等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著授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致贺俄君加冕。”（《清季外交史料》第 120 卷）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三月三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南下上海，踏上出使

俄国及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征途。同年四月三十日，李鸿章一行搭乘特别快车从敖德萨直达俄国首都圣彼德堡。

俄国政府破格接待了李鸿章。随后沙皇二世在“特别接见”中，向李鸿章提出蓄谋已久的“在中国东北修建一条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的无耻要求。（见《俄事纪闻》第三册）。李鸿章对沙皇的特别接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对俄皇的所谓“借地筑路”要求也倾向于接受。六月三日，李鸿章代表清廷在《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根据这个“密约”，俄国取得了“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的特权。沙俄遂派人到一面坡一带勘测中东铁路线。

随后中俄先后签定的《中东铁路合同》和《中东铁路公司章程》，规定了铁路的开工日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小绥芬河右岸三岔口附近，距离俄国滨海省波尔塔夫斯克市哥萨克村6俄里的地方，即“新线”（或称南线）预定出境地点，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事实上，直到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工程才正式全线铺开。所以中东铁路公司把这一天作为中东铁路纪念日。

修筑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6处同时相向施工（由哈尔滨向东、西、南方向，由旅顺口、后贝加尔、双城子向哈尔滨方向）。中东铁路干线划分13个工段，其中第十二段修筑一面坡段（在今尚志市境内），由工程师齐温斯基主持（很快被工程师特·姆·季霍米洛夫所代替）。1898年10月起，由哈尔滨向东铺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小岭至一面坡间开始铺设铁路。12月到达石头河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中东铁路局在横道河子附近举行哈尔滨至绥芬河间的接轨仪式，至此，哈尔滨与双城子之间铁路全部竣工。

中东铁路东部干线（即今滨绥铁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通车。其时这条铁路横穿今尚志市,从市境东部的毕展窝集岭到西部的帽儿山,此段长约130公里,曾设有17个车站、待避站(即供会车、错车的小站)。自西向东分别为帽儿山站、红胡子待避站(今蜜蜂站)、新河待避站(即九站,今小九站)、乌吉密站(即十站)、第137待避站(即乌吉密河站、今尚志站)、第138待避站(即雅库尼站,亦称——姑娘站,今马延站)、一面坡站(即五卡斯站)、第139待避站(即鲁喀舍窝,今九江泡站)、第140待避站(即萨莫贺瓦米洛夫站或沙布花拉哈,今万山路)、未肃河待避站(即苇河站,今苇河站)、第141待避站(即喀赞才窝,今青云站)、第142待避站(即亚布洛尼,今亚布力站)、石头河子站,第143待避站(即都道河子)、第144待避站(即里道河子亦称六道河子,今冷山站)、第145待避站(今洗马站)、高岭子站。

现在,滨绥铁路横穿尚志市,在境内全长217公里共经过大小26个车站。这样便利的铁路交通,不但在黑龙江省,在全国的其他县(市)中也是少见的。这条钢铁大动脉,为尚志市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中东铁路的修筑与通车,是使尚志从沉睡的荒原,一跃成为繁华城市的转折点,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中东铁路给尚志人民,东北人民带来的只有深重的屈辱和灾难。

中东铁路开工兴建时,中国筑路工人不过1万人左右,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末,也只有2.5万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竟达到17万人之多。当时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在其奏折中有详细记述:“省属一带无业土夫2万人,借俄人之遗粮,或招募入军或遣散以去,亦皆渐就安插。……”由此可见,俄国工头为加速施工进度,用欺骗手段从山东、直隶(河北)和中东铁路沿线招募来大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用以承担建筑铁路的所有土、木、石工及其他笨重的体力劳动。这些俄国人对中国筑路工人残酷剥削、百般折磨和凌辱。列宁在《中国的战

争》一文中曾揭露过俄国“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15页）中国筑路工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不论严寒酷暑，都在俄国监工和护路队哥萨克的皮鞭马刀下，从事牛马般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尽管如此，俄国侵略者仍想方设法克扣工人的工资，以至中国筑路工人“日逐劳瘁，不得饮食，难以生存”。由于劳动、居住和饮食条件极端恶劣，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致造成铁路沿线各种疫病蔓延。中国筑路工人在鼠疫和霍乱流行期间，因染疫而被俄国侵略者折磨迫害致死者，其数量之多，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浸满华工血泪的中东铁路正式运营，俄国入侵东北的夙愿得偿。贪婪的帝俄并未就此罢手，而是企图利用中东铁路这两根导线，在政治上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中国土地、物产和资源，扩大其侵略势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俄签订了《中东铁路支线合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沙俄代表霍尔瓦特和中国吉林省代表在哈尔滨签订了《吉林省铁路伐木合同》，合同规定，沙俄有权在“砍木地段内，自行设法布置砍伐森林等事，并可堆木材，建设锯木等厂，搭盖住房以及铺设运木支路”，并有权“应用敷余之木植外卖”，这就为沙俄等外国势力在乌吉密河境内任意砍伐森林取得了“合法权”。沙俄根据这两个合同，在中东铁路沿线高岭子、石头河子、亚布力、苇河、一面坡、乌吉密、帽儿山等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砍伐，其范围在549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中东铁路租界地总面积16482平方公里的1/13。由于清政府昏聩无能，致使帝俄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凶残的俄军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纵火将赵成功屯（今尚志市长寿乡成功村）全部房屋焚毁的惨剧。

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俄国、英国、美国的资本家们接踵而

至，大摇大摆来到乌吉密河。这些“欧商”在乌吉密河、一面坡、苇沙河等地，压低粮价，收买以大豆为主的谷物。沙俄在亚布力至楼山，一面坡至大青山，蜜蜂至红石砬子等地修建几条简易的森林铁路，还设了很多林场，并且在亚布力建起了制材厂。他们以低额工资招募工人入山伐木。“欧商”只顾贪婪掠夺，采伐毫无计划，致使长满茂密森林的青山，很快秃了顶，富饶的山区逐渐变穷，锦绣山河日益减容，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正如《珠河县志》所说“自俄人数设东路，所有成林木品砍伐净尽。旋因垦荒伐木，凡属林区，概从斧削，天然林木，今日濯濯。”

面对外国资本家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榨，乌吉密河、苇沙河一带的民众义愤填膺，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著名的“红胡子”，自称“大清国吉林忠义民”的唐殿荣率人马在今乌吉密、帽儿山一带活动。其时，俄国木材商正勾结中国奸商，大举砍伐，并在铁路沿线设有百十处楞场，囤积大量木材，派护路队武装看守。对此种行径无比愤恨的“红胡子”唐殿荣部利用河谷和山林的复杂地形，不时向铁道沿线的护路队哨所和楞场的看守人员骚扰和偷袭。九月初八，他们设计巧妙地烧掉了“俄毛”在乌吉密楞场堆积如山的原木，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在楞场附近张贴了《告俄毛滚出中国书》，书中说：“彼等俄毛，化外蛮夷，目无天朝王法，侵我大清疆域，占地修路，强掠民田，拆房毁墓，开枪骚扰，杀伤百姓，奸淫妇女，役使土夫，欺凌虐待。近又盗伐木植，毁灭森林，运往俄境；旋又垂涎沿路金矿，意欲霸夺，破我龙脉，滔天之罪，神人共怒。是可忍孰不可忍！殿荣等顺乎天意民心，将彼劫掠之林木焚之一炬；将肆虐之俄毛杀伤惩戒，以平不共戴天之义愤！现已振臂一呼，召集义民五千，捍卫山林、金矿，尽拔彼之路桩，破毁彼之电杆，誓以血肉之躯抗阻彼恶魔铁路！彼等俄毛，当即收敛，放弃抢掠之财物，滚回俄国！倘再肆虐横行，毁我山林，霸